



黃士水〈釋迦出山〉 玻璃纖維 555×250cm 1930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有一條路

——看黃士水〈釋迦出山〉

詩／胡長松（台語詩人、小說家）

是我tshua*你來的 嘛是
你tshua我來的
佇你的刻刀裡
聽袂著王的喝聲
假若真直的彼條路
盡尾卻是
吐大氣的風俗三界哀呻的雜樹林
是有人用拍母見的筆所畫出來的一座
迷宮

是我自願共眾生的苦結佇目頭
共世間的愛俗恨
收合佇我老去的手婆俗
袈裟
我行過日光的熱
日光的熱就含入
我的喙唇
我送予這個世間完全的
冷靜

有一蕊雲
佇我的內面
你用手共刻出來
無歡喜嘛無悲傷的彼蕊雲
人敢看會著伊

有一个人
佇我的內面
眾生講是我
我講彼，敢是
人的數想

*tshua，帶領也。

（聆聽此首詩之作者朗誦，請進高美館網站藝術認證專區）

釋迦有話說

詩／李進文（詩人）

其實我隱藏一些哀愁在慈悲裡
儘管虔誠是一種淨化一種無量
……當
一顆炸彈從天而降
我仰望

戰亂頻仍的年代
營養不良的砲彈哪來這麼大的怒氣
神與人不是應該形成
一個東亞共榮圈？

恨從未解答過愛的難題
那時我剛出山，神色恍然
那時，龍山寺眾神見我進來
佛不像佛
在充滿誤解的寺門外，我一度徘徊

我來此，想與眾生對話
或許更需要尋求解脫的是我

進入龍山寺修煉方才開始
卻有預感——有一顆炸彈
以懺悔投奔我
我是不是該以大悲心迎向前去？

誠懇，天真，熱血的祈禱一聲聲
我不該草草回應
受過戰爭傷害的心與肉身毫不畏縮
他們合掌向我

我有夠困惑
最深的傷害何以點亮最純樸的眼神？
我有時堅持，經常心軟，只因爲
焚香流淚的眾生

回憶當初
哪一雙手捺塑我的眉心？
叫憂鬱皺了一下就成型
我微微前傾，面對世間的身與意

梵唄繞著龍山寺
鐘很久以前就響過，響累了龍山寺
亂世中挺直的名字
你叫我佛，我能捨棄佛號嗎？
眾生的身上有軍靴的印痕，同樣
也在我身上

預感，我預感有一顆炸彈投奔我
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魯莽
然而，我會喜歡身為佛可以痛快爆炸
炸飛魂魄
一剎那
我終於可以無有罣礙地起飛俯瞰島嶼
完整的地圖
陽光是苦苦的殖民時代
故鄉畢竟最甜

美術詩筆記：

〈釋迦出山〉這尊佛像觸動我心！黃士水將空靈抽象的佛陀造形與人世間的形象結合，讓人覺得佛的肉身，即是我的肉身。

黃士水認為佛是由「人」修行得道，而不是無中生有，故應具有人間形象，但此一「人相」不是任意臨摹取材的，而是依經典的記載加以塑造。他調合自然與超自然，以佛陀的肉身來表現非肉身的意念，製作期長達三年，可見其難度之高。這尊釋迦佛的形象均合乎人體肌肉骨骼的結構，癯瘦的外表，節制而不夸飾，袈裟披布內隱約顯出人體的體態，人與袈裟間呈現自然服貼，和諧平衡的感覺。

細觀釋迦佛的法相：額頭的白毫，流露莊嚴。長垂耳珠，象徵福慧。閉目合掌，既是悲憫情懷，亦表示敬重眾生的謙遜。眼尾淡紋，慈悲安祥。清癯骨相，乃苦行參道所致。單薄袈裟，以示樸實無華。沉思面相，則是自在覺悟的表徵。（註）

〈釋迦出山〉一作同時也傳達出作者的一種追尋人生真諦的態度，以及朝向上覺悟的創作心境。黃士水於1924年受艋舺龍山寺之託，於1926年完成此件作品，但原櫻木雕刻的作品在二戰時期毀於美軍的轟炸，所幸有石膏原模保留下來，有研究者表示此件作品是黃士水臨摹南宋梁楷的〈釋迦出山圖〉而成。梁楷在釋迦的衣紋採用中鋒，下筆氣勢如折斷的蘆葦，稱為「折蘆描」，他的作品以減筆和潑墨著名，「禪意」更是他作品中特殊的風格，梁楷這幅作品後來流落至日本，在諸多畫冊上多有收錄，黃士水旅居日本時據料應該有看過。

而我創作此詩時，除了閱讀黃士水資料，我亦深深為釋迦佛像所感動。因為原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遭炸毀，我遂以此為核心，將戰亂的殘忍與佛陀的慈悲為懷相互指涉，並試圖表現出佛陀的人間性格。（文／李進文）

註：張艾茹等編（1995）。《黃士水百年誕辰紀念特展》，頁200。高雄：高雄市立美術館。